

說部叢書

初集

第八十六編

警世小說

苦海餘生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苦海餘生錄

第一回 勇哈利踴躍跨重洋 弱夫人驚憂懷往事

英國漢塞地方一個山麓中。有一所中等房屋。中間夾着些竹籬茅舍。四圍都是些喬木豐林。面前一方大草場。種些時花異卉。風景頗覺不凡。屋裏住一家人家。人口不多。一夫一妻。一子一女。三五個傭人。主人姓衛。名哈利。正在壯年。以航海爲業。做個商船船長。夫人龐氏名克拉。半老徐娘。猶饒丰韻。或謂其出自富家女。不知如何。認識了衛哈利。兩情繾綣。私結婚姻。故其夫婦絕不題起從前之事。蓋不正之行爲。西人亦諱莫如深。惟云妻父亦一鉅商而已。哈利既操航海之業。自然是常常出門的。洋海之中。風波不測。家中人不免時懷憂慮。這一日。夫婦攜手林中。說到又要出門。卽日分離。那夫人此次別離之色。較之往常尤甚。但見他蛾眉雙鎖。玉容慘淡。那一種說不出的悽楚。哈利雖則在海上行船。是個膽包身的勇夫。但尋常在家庭間。

却對妻兒十分和霽。今見夫人如此情景。更不覺英雄氣短。兒女情長。便格外的溫存慰解。說道。夫人何必如此。有我這樣的本領。還怕什麼危險。這番出門。又不是一去不歸。我滿心滿意。到支那走了一次。必定滿載而歸。那時候買幾頃田。種些米麥蔬菜。養些牛羊雞鵝。從此再不出門。優游林下。夫人照這樣的想來。必定沒有悲傷。還要歡喜了。衛夫人道。我從前每逢分離。必要落淚。今日卻並不悲傷。不過我稟性膽怯。以致神色有異。使我夫不歡。然今雖無淚可落。惟我心中。卻有一種異常的感覺。自從這一禮拜內。五中煩惱。如醉如癡。卻不知是何緣故。今有一言。敢貢君前。願我夫垂聽。我覺此次出門。恐非佳兆。惟願我夫勿去爲是。隨說隨緊。握着哈利的手臂。望他的回答。哈利含笑說道。夫人所慮。在我看了。似乎太愚。無如此事。我已經與人家說定了。一言既出。駟馬難追。斷不能失信於人。如何再改悔呢。況且此番出門。船上的人。無一人不望歸來時。圖個歡樂。我是個船長。他們全神灌注。都在我身上。愛我如兄弟。親我如家人。我若改悔不去。豈不要傷了大眾的心。望我夫人。寬心放

膽不必憂慮。這開行的船。船名是你題的。叫做荷花王后。現在倫敦船塢裏修理。明日黎明。就可以駛出塢來。開行出洋。我就乘了出去。夫人聽了。曉得他丈夫素重信義。自覺勸亦無益。只得長歎一聲。嘿然不語。這種神情。似乎含着萬分難言之苦。哈利見了。復又勸慰道。夫人且聽我說。現在尙有些時候。待我細細告訴你。你亦曉得。我素來節儉。積蓄些銀錢。爲夫人與兒女之計。如今藏在我身上袋裏的那本帳簿。並那些銀票。總共有英金二萬鎊。因爲朋友勸我。說道市上的銀行。風聲不好。我就將各銀行的存款。一齊取出。待我此次回來。連所賺的利錢。一起存在一家最妥當的銀行。收取利息。必敷度日。現在將我身上的款項。暫時存在我父親交易三十多年。最深信的一家銀行裏。是必穩妥。如更欲周密。可將這銀行的收據。交與夫人。在未開船之前。我必將此事辦妥。並將收據送來。我之遺囑。交在我所延之律師處。似此則夫人與兒女。必無妨礙矣。夫人慘然答道。聆君之言。語語使我更愁。一似此行。將與世長辭一般。哈利道。非也。我所言者皆實事。人生朝露。生死無常。我亦不必往下

再說了。有二萬鎊的存款。並這座屋宇。及附近的良田五十畝。亦足敷夫人與兒女之度日。我行期已促。爲時不多。待我去與兒女分別。說畢。攜着夫人。出了樹林。進門走到大草場。夫人默默無言。肝腸欲斷。就坐在草場中椅子上發怔。哈利尙未進屋。他女兒正在憑窗眺望。一見父親。立即搶步出屋。迎近草場。其女年方十七。生得玉媚花妍。容貌酷似其母。名喚佛蘭。穿着一身雪樣的衣裳。被那花光草色一襯。更顯得千般斌媚。萬種風流。走到哈利身旁。急急伸手攔了父親。說道。父親出門。母親欲行阻止。兒意却不爲然。然父親出門後。兒等居此。誠不免太寂寞耳。兒在此守候父親久矣。父親行期已迫。龍男弟亦去整備車輛。欲由間道。馳往孟乞司脫。候我父親。送登火車。我恨不能與他同去。其奈女子之終不如男兒自由何。哈利尙未回答。忽聽得車聲磷磷。回頭一看。便向女兒道。我心愛的女兒。你看出門的馬車來了。同時龍男亦駕着一車。揚鞭而去。那出門的馬車。到了門外。那車夫把催行的角。嗚嗚的吹。佛蘭聽了。也止不住的心酸。衛夫人聽了。面如死灰。從椅子上立了起來。話也

說不出。淚也落不下。掙扎着走到哈利面前道。我惟有爲我夫君。禱祝平安。且更有一要語相問。方纔所說的銀行。卻沒有說出行名來。因我有個緣故。要得這銀行名字。哈利道。我父親信託的銀行。名叫古定薛皮。就是這兩個人合開的。所以就將兩個人的名氏。做了行名。現在行中。却是古君一人經辦。古君的號。就叫魯伯。言次。又聞那催行的鳴角。連吹不止。哈利遂匆匆握別妻女。登車而去。衛夫人初被角聲觸耳。已若心如刀刺。及聽得哈利說出古魯伯三個字。不曉得怎樣。一霎時目定口呆。好似傷心到了極頂。迨哈利馬車行時。不知不覺的跟了幾步。回轉身來。走進草場。便一交跌倒。不省人事。佛蘭隨後進門。一見母親殢臥地上。奔到身邊一看。不覺大驚失色。急呼傭人。帮着擡進屋去。安放在一張榻上。將百頁窗放下。不使日光射入。差了一個女傭。速往村中去請醫生。佛蘭跪在娘前。把香酸抹他的額上。停了許久。但見衛夫人徐徐啟目。看着佛蘭。口中呼道。古魯伯。古魯伯。夫君。斷不可交與他。少停又道。我夢想不到這樣的危險。說罷。又閉目垂頭。不作一語。佛蘭茫無頭緒。急得

冷汗如雨。幸而醫生來了。診過脈。知道是心病。並非外感。卻是無藥可醫的。就吩咐佛蘭同女傭。把衛夫人擡進臥房。這時候龍男亦回來了。姊弟二人。便盡心在牀前服侍。龍男心中自思。那曉得送了父親動身。回到家中。好好的母親。就病到如此地步。卻不知是何病症。只聽見母親斷斷續續。含含糊糊的言語。聽了都不明白。醫生吩咐房中。須要寂靜無聲。讓病人安睡。大家各各遵命。這醫生姓沈。名道生。雖是一個村醫。卻極有閱歷。便向佛蘭龍男道。汝母之病。乃憂鬱過度。今日又與汝父分離。更加傷心。以致於此。只須靜養。不必服藥。急切不能就好。過了今夜。神志便可少清。到明日便見佳象。遲遲即可全愈。

第二回 老銀行將倒進存項 古魯伯懷仇起毒心

哈利上了火車。從孟乞司脫動身。經過些芳郊綠野。將近倫敦。但見半空中濃煙四冒。如大霧一般。把太陽都遮黑了半邊。是乃世界上商務最盛的地方。工廠林立。製造極繁。所以那些煙肉內的煙。滾滿了一天。當時哈利也無心觀玩。心中記念着妻

兒復又想那冒險進取的事情。嘿！自盤算。原來哈利似哥倫布一流人物。若然遇着機會。亦可以尋出一個新世界來。上以報國。下以成名。現在卻全神灌注在到支那一行。此人素性輕財。如今孳孳而圖者。無非爲妻兒之計。火車既抵倫敦。時已一句半鐘。下了火車。就雇上一輛馬車。到浪罷街。這條街是倫敦商務最盛之處。古定薛皮銀行。亦開在這街上。那行東薛皮。自從滑鐵轡大戰之後。就隱居山中。優游自娛。早已不問這銀行的事了。現在是古魯伯一人經辦。古魯伯之父。名古恩湯。古恩湯的妻子。是西班牙人。西班牙風俗。不喜歡嫁給英國人。故此女家極其不悅。他妻子雖嫁了古恩湯。然待他的丈夫。却十分嚴酷。生過兩子三女。單留這幼子魯伯。餘外都已夭殤。這魯伯的容貌。宛然似一個西班牙人。性情又一如其母。其母生魯伯卽過世。故魯伯早歲就做生意。十五歲時。其父亦死。就承襲了他父親的巨產。廿三歲時。娶了一個富戶女兒爲妻。又得着了一注極大的產業。人家都慮他妻子過來。必無佳日可過。那古魯伯從前住在鄉下。同一個醫生做朋友。帶一個老家人。到處遊

玩。浪用銀錢。閱歷雖有了。在道德上未免不足。及至娶妻後。自己只管着黑福寨及南美洲西班牙屬地的產業。卻推託銀行事情。及餘外各務。都交給他妻子執掌。他妻子生了一子一女後。也就一病嗚呼。於是始歸古魯伯一人經理。數年以來。古魯伯的名字。倫敦人也知道了。現年四十五歲。近來幾個禮拜中。各處商務搖動。亦牽連到各處的銀行。古魯伯又做了露水即買空賣空生意多年。近年來愈做愈大。愈大愈空。這樣的做法。與商務大有關係。幸而風聲纔播。存款尙未來提。不至遽倒。是日古魯伯坐在銀行的內室。帳簿攤在桌上。面色灰白。心頭鹿撞。手顫指冷。隨翻隨閱。細查各帳。斷難支持。恐防不日就要倒閉了。攢眉獨坐。雖想了許多的法子。卻是都不中用。古魯伯性情驕傲。待人又苛。所信用的。只有一個副手。但泥生是他初經商的同事。二人雖是知己。而古魯伯卻不以友誼待之。只爲這銀行中所有的祕密。但泥生無不知之。就是古魯伯所作所爲。亦事事皆爲料定。古魯伯深曉得他的機警。故不免見他有些懼怕。他兩個人的容貌。大不相同。古魯伯是個長大漢子。漆黑的

眼珠似飢鷹一般。但泥生矮小而肩聳。目凹而眉長。行步如鵲。嘴脣極薄。說話時一扭一扭。同螺絲釘一般的旋轉。令人看見了時。就要憎厭。這樣的容貌。那一個猜得出他胸中之事。他住在太晤士河邊。一家小客店裏。從沒有人到過他寓處。大家說他貪酒。卻從未見他醉過。朋友時常灌他。他說世界上沒有喫得醉他的酒。他待銀行東家。極忠誠。又極勤能。然古魯伯因爲他曉得隱情。非惟不賞識。反又忌之。是時古魯伯正坐在那裏着急。衛哈利坐了馬車。已到銀行門口。下了車進來。走到辦事房外間。第一個遇見的。就是但泥生。便道。我要見古魯伯先生。但泥生似睽非睽的答道。古先生此刻忙得極。恐不能見。先生。你來有什麼事。請說明了。我代言罷。哈利道。多謝。不勞費心。我有極要緊的事情。願等他空了。面見的。復又自言自語的道。人拿了一世的積蓄。送到銀行裏來。自然要親手交給本人。方纔放心呢。但泥生聽了。暗道。他一世的積蓄。在現在驚惶的時候。送這注錢來麼。遂把衛哈利估量了一番。深恐其中有詐。然而哈利卻是一段誠實。但泥生又想道。可憐你這笨漢。竟自己鑽

進老虎嘴裏去。必定喫完了你的肉。方肯罷休呢。心裏這樣想。眼睛望着哈利。身體却不動。哈利坐在那裏。搖着身子。玩弄那手裏的杖。似乎等得有些煩了。於是但泥生立起身來道。我看先生十分匆忙。待我去看古先生有空否。先生如有名刺。我可拿進去通報。哈利道。甚好。我父親與此行交易有年。諒古先生亦早知我名了。但泥生接了名刺一看。心中想道。你的姓名。恐怕他早已銘篆肺腑了。遂即通報古魯伯。古魯伯不睜不睬。把名刺擲在桌上。亦不看一看是誰。但泥生道。有一個該晦氣的笨漢。要來放一注存項。還要親手交給你。方纔安心。你要見他麼。古魯伯傲氣凌人的道。你領他進來。但泥生出去。古魯伯尙不在意。慢慢的把眼一泛。看到這張名刺。一見衛哈利三個字。不覺陡然立起。面色頓變。兩目閃閃。如放電光。自言道。噫。衛哈利。你竟落在仇人手裏了。這時候來存款項。實爲我之大幸。即將其名刺團做一團。恰好哈利進來。古魯伯收了怒容。改了個和顏悅色。哈利略敘寒暄畢。就在衣袋裏取出帳簿同那銀票來。交給古魯伯道。古先生。這是我二十年的積蓄。此款向來存

在各處外國銀行。每年有一千鎊利息可收。現在受朋友之勸。說道市上風潮極大。六個月內恐喪業的不少。重利之處。切不可存。我因此恐有不妥。特從虎口裏取出來。存在尊處。只要平常的利息。古魯伯道。大陸裏的風聲極壞。外國各種股分。價錢日落。恭喜你逃出了這個險。哈利道。此固幸事。但我尚須出門一行。回來方可安閒度日。尊處乃我父親素所信託。故來存放。我甚安心。請古先生檢點檢點。數目對否。古魯伯見了二萬鎊的存款。正如救了他性命一般。哈利卻沒有看見他點票子時。在那裏手抖。復又說道。還有一件。交存此處。那我出門就更覺安心了。隨說隨即取出一包。乃是漢塞田地房屋的契據。放在桌上。古魯伯很謙恭的笑道。隨便什麼。你交存給我。我都願意。哈利道。存項利息若何。古魯伯道。長年五釐計算。哈利道。好極。只須我妻兒有度日之資。雖死不懼。古魯伯正檢契據。聽見哈利的話。卻微微的一笑。這一笑。卻是奸雄本色。笑裏藏刀。哈利全然不覺。又道。應請給我兩紙收據。古魯伯道。自然。即在桌上。將鈴一按。但泥生立即進來。古魯伯就叫他去取空白收據。但

泥生取來。古魯伯填好了收據。簽好了花押。就叫但泥生做個證人。也畫了押。交給哈利。哈利就將兩張收據。夾在小簿子內。放入衣袋之中。欣欣得意。自謂千穩萬妥。走出銀行。仍坐原車。徑往船塢。下了車。跳上舢板。渡到荷花王后船上。船內貨已裝齊。專待開行。船面上有個少年。在那裏踱來踱去。年約二十五歲。乃是副船長湯佳白。哈利視如家人。極其投機。見了面。握手爲禮。哈利道。你看我到的時候。准麼。湯佳白道。極准。哈利道。我此番出門。極其放心。因我預備與妻兒的各種股票。我都賣去了。把銀款都存在一家老銀行裏。現在我袋裏。只有古魯伯的兩紙收據。即日寄與我的妻兒。豈非十分妥當。湯佳白聽了一驚。說道。你說的是古魯伯麼。銀子存在他行裏麼。哈利答道。是的。難道存不得麼。湯佳白道。這兩日風聲甚不好。他那行裏。我也有五百鎊存款。昨日我叔父取了出來。告訴我。我方始得知。你如何將此巨款。輕輕的存到他行裏去了。哈利聽了。大驚失色。如醉如迷。靠在欄干上。歎道。怪不道他收票子的時候。對我笑了一笑。湯佳白取出時計表一看。道。銀行要四句鐘收市。現

在正三句鐘。速去勿遲。還來得及。哈利把手按了額角。不知想什麼。說道。若然。古魯伯是倒閉的時候。決不肯將此二萬鎊。安然交出。然而我必定要去取回來的。但是船上諸人已齊。我卻信託你。任憑怎樣。這條船。明日總要開。設或我不來。你就是這船的船長。湯佳白道。遵命。你做你的事罷。哈利道。這件事。只好聽天由命。遂將行船各要件。一一交代了。又叮囑些行船的要語。就握手而別。一登岸。急急雇了馬車。加鞭飛奔。向浪罷街而去。及至車到銀行門口。跳下車來。銀行恰恰關門。辦事人走出門來。正要回去。哈利就上前招呼。辦事人道。古先生已經回去。今日不能交易了。哈利道。如此。只有到他家裏去。請問他家住。在何處。辦事人道。在黑福寨後面。地名叫做惠明墩。哈利又求他指引道路。辦事人道。可趁火車到黑福寨。到了那裏。再雇一輛馬車。不過離車站一里半路。就到惠明墩了。哈利稱謝訖。疾上馬車。吩咐車夫。飛速前往火車站。自己在車中發恨道。古魯伯。你不交銀。我與你勢不兩立。

第三回 急登程夤夜取存款 甘拚命登門見主人

哈利坐了馬車。趕到火車站。買了票子。跳上火車。開往黑福寨。一個人坐在火車裏。眼巴巴望着窗門。恨不得立刻便到。那曉得這時候的古魯伯。卻在惠明墩家裏。飲酒消愁。其樂無比。卻說古魯伯住的這所宅子。從前是一個富商所造。屋宇宏大。式樣甚古。面前藥闌花圃。燦爛芬芳。那草場一碧無垠。如鋪綠氈。屋外還圍繞着無數的參天古樹。卻是所極好的宅子。不過前後住過不少富戶。都弄到產業蕩盡。難以立足。然後遷移到別處去的。那房屋的式樣。四角方方。若說裏面有多少大。卻可以容得下一營的兵。靠北面的一帶房屋。扃閉已久。望之陸離斑駁。十分陳舊。裏面的鋪陳。也不整齊。大家都傳說其中有祟。這也是迷信虛妄所致。因此沒一個敢進去。只有古魯伯卻時常到裏面去看看。那蛛網游絲。到處皆是。塵埃滿積。宛如廢宅。有人說古魯伯安放一隻鐵箱。在那稍低的一間屋中。有人說裏面安放人家寄存的古玩磁器。不過近時竟無一人進去過。因此臨北這一面。絕無人跡。亦有人說這裏面。在當年戰爭時代。是一所幽囚俘虜之處。亦有人說是個遁逃之藪。就是古魯伯

的傭人亦常常如此議論。卻沒一個敢斗膽進去。一觀虛實。這所屋。平常卻是鎖閉着。那鑰匙收藏在古魯伯那裏。還有人說。裏面有一地穴。從地穴隧道裏走。卻可以通行各處。然卻沒有人曉得實在。因此生疑。因疑生異。便見出許多怪象來。俗語云。疑心生暗鬼。那些人就時常聽見屋裏有什麼開門聲。又有什麼脚步聲。實在無非是鼠竄風吹。偏有這些糊塗人。愈說愈真。益發當做有鬼了。古魯伯住在此地。左右鄰居。都以謂他是一個富翁。又說他在生意場中。極有本領。幾乎當他是個點石成金的神仙。大家都十分的尊敬。這日正是六月天氣。夕陽初下。清風徐來。古魯伯與但泥生兩個人。共坐在一間膳廳裏。相對飲酒。廳上的陳設。自然是華麗精美。桌上放着一瓶酒。兩隻杯子。幾樣時新果品。古魯伯雖在那裏飲酒。卻是滿腔心事。左思右想。要打算一個萬全之策。明知這二萬鎊的存款。只可暫救目前之急。一旦哈利由支那回來。提取此款。卻是拿什麼去應付呢。因轉念道。我不如拿了這二萬鎊。獨自高飛遠走。逃出歐洲。回想從前住在南美洲時。很享過安樂日子。那裏地方極佳。

離此又遠。不如更姓換名。挾資而往。一時間人也未必知曉。就把這二萬鎊。做些行業。或依舊可以發起財來。亦未可定。我的女兒尤娃。卻要帶了他同去。這個頑鈍的兒子。我亦素來不喜歡他。讓他留在此地。免得他生出事來。反使我受累。那古魯伯心裏這樣的打算。手裏擎着酒盃。時常把眼光溜到但泥生的臉上。察看他的顏色。因爲他曉得他的底蘊。恐怕被他覷破。或生出些花樣。故而不免有些忌憚。有心想去籠絡他。要他走在一條路上。因向但泥生道。我們得這二萬鎊的存款。暫時卻可以過去了。只要先來取存款的人。有錢應付。那外面的謠言。就漸漸的自息了。但泥生道。這卻可以行得。不過哈利回來取存款時。又怎麼樣呢。古魯伯道。到了那時。或又接上他處的存款。這行就殷實了。但泥生道。怎樣可以望殷實。古魯伯道。只要放膽冒險。移東補西。但泥生問道。可穩當麼。古魯伯道。自然穩當。但泥生聽了。鼻子裏哼了一聲。說道。我但願你將來做得到。古魯伯此時覺得他的說話。有些蹊蹺。若要瞞過他。恐怕實在不容易。又一轉念。怕他什麼。只要我逃出了英國。他也沒奈我何。